七錄齋文鈔

道充爲貴論

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降衷恒性率之而爲道統於心具於身而散見于日用行事推之而經世宰物無所處而不當此固不必與勢位較崇卑者也有學者希心人爵而義利之界不分往往有舍道崇欲以徼逐于勢位之崇高者吾見其惑也說在周子之論貴也曰君子以道充爲貴今夫置身朝廷之上拜爵受祿莫之與京者大丈夫得志與時者之所爲也貴之在外者不出戸庭之中而進德脩業快然無憾于一心者士君子獨善其身者之所爲也道之在內者也在外者或得或否

時數有不可知在內者為所得為反身初無不足此其輕重大小之間可不辨而知今試有人焉居公輔之位備鼎鉉之任而窺其中則學有未成名有未立德行有未著經濟有未優徒以閭里榮華博庸夫孺子之稱說其可以為貴乎其不可以為貴乎又試有人焉名不登于有司行不聞於廊廟而考其素則樂先王之道荷古聖之傳志天民之行備大人之業雖草茅未出已具師相帝王之全量其可以為貴乎其不可以為貴乎夫貴存乎遇者也而道則足于已者也以分土列爵為尊以策名委質為榮者庸俗之淺見也以輔世長民為達尊

以道高德厚為良貴者學者之所當自勵也古之君子閉戶深思深造道未見不希心於遇合之來不役志於功名之路仁義忠信樂善不倦而天爵之崇無殊于公卿大夫矣居天下之廣居而移氣移體不假夫宮室車馬衣服之奉矣有諸中者日新富貴賁於外者篤寔輝光進而履蹶而登朝受爵無加于蕭然不與之初退而屏處而弦誦居稽怡然有與我周旋之樂蓋即神明之蘊蓄已等于堂陛之尊嚴更不待觀光為天子之師庶說折諸侯之氣始形其巍巍氣象也而謂世俗之所謂顯榮赫奕者尚足與之相擬哉不然道未積于厥躬而徒

以貴自豪也不知其自處何等矣

歸奇於扐以象閏論

且理有一定而數有不齊故天時人事之間每有羨餘之所積惟於其所不齊者而有所以置之則奇零之數得有所歸乃不至參錯而揲夫一定之理如大易揲蓍求卦之法所謂歸奇於扐以象閏者信乎其為盡變之道也蓋揲蓍之法既分四十九策為二而又掛一于左手小指間則左右兩手所執不必定二十四策也既取兩手之策四四數之則左右必有所餘此所謂奇也夫奇因數之餘苟以為餘而置之不用則是所取之策有偶而無奇天地之氣有因陰而無陽也豈理也哉乃聖

人揲蓍之法於不齊之中得一定之用化裁通變以盡其妙於是就所揲四數之餘取而置諸左手中三指之兩間而蓍策之奇乃有所歸而不至廢之於無用故易有又明蓍之曰歸奇於扐云夫揲蓍之法皆出于自然既取象於兩儀取象於三才又取象於四時則奇策之餘豈漫然而無所象者蓋四時運行有其常度而氣盈朔虛天之不能泯其不齊之數故聖人敬天勤民定時成歲必于十二月之外制三年一閏之法凡以使積分之差得歸其餘而四氣之節候乃一定而不易然則揲蓍而歸奇於扐亦使策數所餘有所歸而多寡可核耳

其曰象閏無二理也總之蓍之為用廣大精微無所不
備後人因策而求其變因數而嘆其妙誠于象閏之說
講明而切究之則扵歸奇之説可不煩言而解矣

禮以養人為本論

且夫禮者天所秩也而即緣人情以為端聖王知之用是率天下於日用不知之中而優柔厭飫俾得遷善遠罪於其間自刑名法術之說起則或有以禮坊為無所用而棄之者是直所謂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然則禮以養人為本果何說哉蓋嘗論之自有天地以來物生必蒙蒙不可以不養故受之以需自需而訟而師而比而小畜與履此禮所由来之大凡也上古之世汙尊而坏飲故禮始諸飲食衣食足而後知廉耻知廉耻而後重犯法夫是以老有所終幼有所長而無夭札疵

癘之患此養人之一說也非直此也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大宗伯亦云地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誠重其源誠達其性也夫君令而臣恭父坐而子立此倫常之自然而無所强者不如是則心不安而情亦有所鬱而未暢故曰勞苦恭敬政所以養安也況夫禮至則不乖禮至則不暴無乖無暴斯刑可措而樂可興焉此又養人之一說也由前之說是萬物有欲而莫不有以饜其求也所謂小人樂得其欲者也由後之說是萬物有道而莫不有以協其則也所謂君子樂得其道者也明乎此者可以知禮意矣夫人但知論養人於

姑息嗅咻之中則將疑禮為相妨之具而豈知養之必出於禮也哉但知求禮於繁文縟節之閒則又將以為束縛之物而豈知其本之不外夫養也哉甚矣其善言禮也

戰於長勺論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是故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書朝書聘書會盟書征伐皆有微言大義存乎其間而書戰則未有進而予之者然則長勺之戰又何以稱焉蓋春秋之法勤王則予之救灾卹鄰則予之非時不書勞民不書誠以兵凶戰危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戰則必克而後可以論戰彼曹劌者惡足以語此然則長勺之書夫子何取乎爾曰齊師伐我則師不興於魯而興於齊可知矣公將戰而劌未可則劌非輕敵自用而可與行三軍可知矣觀其論戰豈非知己知

彼而得虛者實之實者虛之之道者哉故是役也可以論戰不然將舉國之師以授𪗋是輕士卒而羞軍國魯之不敵也明矣然則夫子非予曾也幸之也非予劌也危之也夫亦猶是存魯之意也若以為春秋之法豈有當於勤王之舉與救灾䘏隣之大義乎故論戰於春秋當以孟氏為斷

駕幸五臺山詩序

臣聞山川封瀆神功垂虞帝之書河嶽懷柔時邁著周

王之頌盛事光昭乎簡牒至誠感應乎神人況乎法界

珠林自笠乾而遠播琳宮梵宇遍震旦以遥傳洵是靈

山斯稱佛土欽惟我

皇上參天兩地邁帝超王六位時乘握乾符而耀金鏡

三辰叶慶沛群澤而御璿闈從來未闢之山河踰梓

嶺榆谿之北開自古未關之疆域越流沙蟠木之西濟

濟乎侯尉之一同洋洋乎聲教之四訖乃遑陲當萬國

来同之日正

聖母開七旬萬壽之年哉
皇上乃念雲代清涼之名山寔為文殊 刹之舊宅臺
懐苑裏曾現真容曼殊床前永流法乳岑堆翠髻一山
具五嶽之形林蔭婆羅七寶綴三珠之樹矧其境連恒
鎮地接
神京不隔千里之山川長拱萬年之
宮闕曩于 歲曽駐
仙輿固已布地賜金廣煥鴈堂之彩扶天敷藻永生鷲
嶺之光矣茲者六呂司春三光啓瑞紫微南映溢瀾氣
於九霄青旆西巡扇和風於二月岑頭瑞雪迎瑞靄以

俱融谷口祥雲拂天香而自裊黎民鼓腹祝
聖壽之如天梵衆傾心荷
皇恩之似海而我
皇上天顏日霽恩澤波深為
慈闈而祈壽流霞永酌仙泉傍
安輦以承歡彩繡遥分山翠蒼髯黃髮盡稽首而雲屯
西暨東皋聽歡聲之雷動仰
龍光而雀躍萬年欣有道之祥迎
鸞輅以鳬趨億載普無疆之慶臣泰關下士楚澤微賤
粗習詞章欣逢

明威昨歲恭迎
玉輅仰和
天章螢爝微輝難借光華於日月呻呫末學詎窺渾噩
於典謨幸睹
六龍重
臨三晉傾耳輿人之誦側身野老之儔嘉澤均沾朽木
尚蒸爲朱菌陽和煦被寒葵亦貢其丹心爰申燕鳥之
吟希同華祝敬獻岡陵之頌聊附衢歌

皇太后七旬萬壽詩序

我
皇清受
天命撫有四方萬國
神聖繼序睦親錫類至於
宮庭之中起化之源燕翼之本如雅詩所稱太姜太妊
太姒之德于今為烈是用天錫純嘏綿遠靈長不懈益
隆維
皇上御極之二十有六年恭逢
皇太后七旬萬壽孝慈克洽鴻慶疊呈乃於仲冬朔二

十五日聖節

皇上躬率群臣恭表行慶賀禮先

勅所司具禮儀以聞當是時湛恩汪濊羣生沾濡凡在

覆載之内無遠邇小大各以其職來獻而文學之士臺

垣之長貳咸得以其稱願之私作爲詩歌以揚鴻庥介

祺福竊聞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自生民以來克紹克

彰久而彌昌者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臣舊叨侍從曾

貳陪京曾不自揣固陋用偶切聲偶拜舞歡呼以自附

于途巷歌呼之末

聖駕南巡詩序

皇帝御極之二十有七年斗杓東指玉輅南巡閱河淮

江海之波歷齊魯越吳之境明流秀嶂

翠華曾駐之鄉岸柳巖花

天筆留題之處旌旂重溢乃閱三巡父老懐

恩又經六載先是

詔書屢下供億不煩灑掃畧整夫

行宮儲偫悉取諸

内府

殊恩蠲沛恵閭逋傳賜復者數年截漕者鉅萬地無遠

近任丁男海户悉以次而均除逋有後先舉舊賦漸租

與同時而豁免杏花雨足家〻香熟黃粱菖葉春深處

處啄餘紅粒于是六龍雷動七校山呼儆唐狩之仲春

值虞巡之甲子雞翹鷺馭排梅柳以爭妍鏽柱珠簾映

川嚴而一色我

皇上躬扶

闕慢敬侍

龍艫指點湖上上娛

色笑香煙靄〻人懷祝

嘏之忱與頌揚〻户奏迎

盛之曲乃
念蒼茫澤國瀰㳽河流包四瀆以稱尊滙百川而為長
秋風歌子幾費芻茭春漲桃花興歌竹箭
重瞳一覽特授指麾
庿筭無遺竟收全局隄如虹偃障洪澤以安瀾波走雷
聲順雲梯而向若若乃尖山東望雪練如飛潮勢西來
銀濤陡立魚莊蠏舍人家則環水而居龍沫蛟涎閱歲
而薦飢屢告爰覲移夫
玉趾用籌畫乎金隄箖堰分塘殺萬里狂瀾之勢寧芟
截竹破三年築舍之謀凡茲疏瀹觀裁實具導水導山

之智故尔川河遠涉無非民飢民溺之心夫豈徒汾水
秋風揚中流之簫鼓渭城春雨田間道之鑾輿也哉維
時慶炯繞官瑞日靄野望去珠旛翠葆到處皆春行來
帳殿雲帆其間不夜森塍麥隴都兮望
幸之光江鳥山花總帶承
恩之意由是
絲綸疊沛愷澤均沾商引加而海島之征人咸聞添灶
闕津達而舵樓之販婦不嘆倚棹頒纊帛以溫生歡騰
鳩杖闢圜扉而草澗罪赦雖竿念舊臣則賜額賜珎拜
寵光於江渚慰侍從則予休予沐傳

聖德於家山沿漾青芹廣選環橋之士階翻紅藥廣掄
棫樸之人大法小廉吏立春氷之上荷殳執戟人遊化
宇之中以至故陵之松柏蒼然重修㚖勺
至聖之藁牆宛在虞𥻊鏜鏞凡此日無窮無盡之
深恩悉從來未見未聞之
曠典也臣忝列清班䕶遊盛事形容盛德詎能繪日月
之光紀載洪休聊以附壤衢之歌咏云爾

皇太后萬壽詩序

臣伏覩我

國家至化昭洽景運淳龐大烈耿光高邁三五今古所

頌紀牒所傳聲名燭照未有倫比蓋若是之隆也

皇上德侔乾坤治冠姚姒明堂之上亹亹穆穆宇宙之

內熙熙淳淳大孝備于

一人憯心治于萬國欽惟

皇太后元吉正位睿聖儀天寶徽美號典重而彌彰景

福上祥嘏純而愈盛溫凊之禮肅于宮中尊親之至達

于天下

皇上祗祗翼翼仰春暉奉慈豫者朝夕左右罔已通乎
神明光于四海矣重光紀歲月當黃鐘恭逢
聖母毓瑞之昌期發昭太和集慶之嘉會
皇上怡怡祗敬用祝慈寧萬壽之登而侑南山上壽之
娛者孝思崇篤無不洽備四封之外六合之內殿心悅
志奔走鼓舞偕來闕下覃效誠悃隨
聖天子捧觴稱賀者如海之歸而雲之委是時也天地
為之增明日月為之增輝山川草木為之爭榮而敷秀
人物景象為之加融融而含潤蓋孝德之大與鴻禧元祉
之茂厚敦博相與充周而布濩以致此炳鑠於樂也臣

隨諸臣之後歡喜揚溢不能自已謹効周史為四言詩八章〻八句深愧不文敬抒其誠愫云爾詩曰惟

聖凝命受天之祐既泰而孚亦大且豫悠久成物保定孔固蒸〻茂〻純熙誕布純熙惟何得一以正乾坤域中載寧載靜世長如春物遂其性壽宇宏啓　化並

顧諟壽宇上下覆幬泉飲其醴露飲其膏樂愷萬方叶於簫韶與和氣遊至德永昭淳和溢流昌符協應

帝錫萬福祐我

慈聖穆〻浩〻山崇海威日升月恒四時為柄

皇帝至孝穆矣允孚愉〻在躬

慈聖是娛其典顯鑠其文鴻鋪於宮於庭德教涵濡

皇帝至孝百禮備洽朝

慈寧宮整肅 撒旌旗旎旖龍鳳匝匝祥開芝房三華

九葉

皇帝至孝至孝備矣悉師萬邦以祝瑞紀梯航九澤莫

不咸至拜稽嵩呼

慈聖燕喜燕喜有慶萬年無疆洪恩流數愷澤風翔延

及群生樂壽且康壤謳衢歌地久天長

聖駕南巡詩序

欽惟

皇上保合太和治化翔洽中外禔福遐邇蒙庥特於

御極之二十七年三舉

南巡之典先是

皇太后七旬萬壽薄海臣民同遊慶宇湛恩汪濊治髓

淪肌其願稱慈壽而覲日月之光華者延頸嚮風匪伊

朝夕

皇上重違臣民祝嘏之悃爰于孟春陬吉敬奉

皇太后安輿以行復先期頒

詔旨申誡百司嚴屬車之約束禁供帳之華靡儲偫悉
資于內府絲粟不取乎民間蓋
皇上之愛民如此其至也維時黄流底定江海安瀾一
切善後事宜尚仰賴
聖訓指示而三吳兩浙吏治官方民風士習尤時厪
衷諄諄
詔諭惟冀勤求宜政宣達羣情蓋
皇上之圖治如此其殷也而且
豐恩疊沛下逮大小臣工賜復蠲租養年肆赦綸音丕
煥萬衆歡呼伏見翠華所過巷舞衢歌自通都大邑之

交暨山陬水澨之儸黃童白叟踴躍歡欣昔
聖祖仁皇帝久道化成屢巡南服我
皇上敬承家法後先輝映堯舜之風動時雍從容以治
唐哉皇哉蔑以加于此矣臣久侍綸扉涵浴
聖澤雖年已及耄而詠歌盛事臣職所宜敬撰鄙詞三
十章聊附於康衢老人擊壤謳歌之末

李太白詩注序

註古人書應闕見不博也尤慮其識不精旣博且精又慮心不虛不公有疑勿闕有誤曲為之解風騷後詩至李杜齊名方駕一如飛行絕跡乘雲馭風之仙一如萬象不同化工肖物之聖觀止矣蔑以加矣後學因元相誌杜墓抑李揚杜遂乃議論滋繁妄分軒輊詎知少陵生平心服明推為無敵為不羣即後此才高力厚起衰八代之昌黎固合贊以光燄萬丈深慨流落人間者僅分泰山豪芒而先笑撼大樹不自量之蚍蜉乎哉兩集本非手定後人蒐羅採摭篇章遞增其中時有眞贗糅

錯轉寫僞舛李集更多蓋自寶應元年往依族子陽冰得疾以卒遂葬當塗青山東麓陽冰序草堂集十卷即云當時著作十喪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魏顥序翰林集二卷亦云上元末偶得於絳此即劉全白碣記所謂集無定卷家家有之者也至宋時宜黄樂史始輯别集常山宋敏求廣裒遺文始合為三十卷南豐曾鞏始考定先後次第太白本末惟諸序誌記范裴二碑及舊唐新唐二書可証本詩世遠事湮疑謬雜出寧得免焉而兩集迄有注也一榮一枯斯又不可言者註杜自宋至今名氏更僕難數後出多所因考辯易覈去取易

嚴然且必殫精神需歲月盡彙群籍以析其衆說始有當若李集所有可見之註止楊蕭胡氏三家今欲廣為訂正與註杜較工拙不亦難易懸隔太甚乎憶余自幼好誦李杜詩苦於不能盡解往在都中友朋聚談聞有優劣李杜者余曰杜誠不可及矣自李而外可與杜頡頏者誰歟必謂李不如杜一在學行甚正一在流離造次不忘國猶有說焉然李云受氣有本性不為外物遷又云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又云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此其胸襟與自許稷契者何以異始見賞許公後見奇賀監居山東為竹溪六逸遊長安為醉中八仙

識汾陽于行間折力士旋殿上輕富貴如塵土樂山水
以逍遥嗜酒慕仙浩然自放即遭危困未見其憂豈非
天際真人之邈不可攀者耶談者始稍稍息今來武林
得見此編持論平正其輯三家去短從長援引本本原
原斟酌至慎固陋如余向所不觧今漸觧之則知此編
實為太白功臣也

山西鄉試録序

竊惟

國家以科目取士即周禮三年大比之制而經義一體代孔曾思孟以立言所崇者正所託者尊引天下聰明材俊之心思使之根柢經史沉潛理奥粹然一出於儒者之言又程之以二三場驗其淵博之才通達之識學者誠能湛深經術留心當世之務一出其言而德行道藝胥于是乎見不啻形之取影響之答聲分刌毫釐不可假借故我

朝百數十餘年以來振興涵育文教光昭名臣鉅儒後

先輩出類能毗賛盛治黼黻隆平山右稱天下脊河聲
嶽色震蕩磅礴蔚為人才況密邇神京
文命所敷觀聽倍切辛巳之春
翠華西幸握瑜懷瑾之士迎鑾祝嘏得親炙
聖人之光華踴躍歡欣喁喁藹藹是天地祥和之氣與
人心愉樂之誠交孚旁衍而畢達文治之盛本於氣運
之昌詎不信歟而臣等得操一日之柄衡量其短長觕
喜三晉人士郁郁彬彬應試諸體多博大昌明之象和
平溫厚之音而不襍夫喧囂噍殺詭僻險澀之陋習于
以見此邦風氣之美而

聖朝培養之久且深也臣等壹志齋心和衷校閱敬體

我

皇上志賢聖志言孔孟言之旨定其甲乙以期不詭于

道而合乎文章之規矩諸生倘果能益培養其學識澡

雪其身心以靜俟

朝廷之登選則于明體達用之寔吉人吉士之求庶幾

其有合焉而臣等幸值昌期恭逢盛典竊附以人事君

之義藉手以報

聖主一日之知是又私心之所厚幸也夫惟時涖茲土

者例得備言

宣南邸舍書目序

前明嘉靖　閻六世祖鳳居公宰益陽舉天下清官第一歸惟載書數册隆萬以後淮郡徵文獻者必首推吾家明季徭役繁興漕政大壞衛籍丁男逃竄四出吾家族姓北遷齊豫衛入賴匿者皆一去不返家室分崩蕩析曷問藏書耶我朝治漕恤丁士民復故業康熙閻先曾祖鶴緱徵君以博學名當世與徐健菴果亭昆仲自幼結文字之知追健菴歸田同游洞庭書局得傳是樓書目復稍稍聚集叢殘後又分而為七先大夫暨叔父蘊村先生前後入

翰林寓輦下淮濱老屋數椽封閉數十年乾隆乙丑先大夫乞假歸則棟折墻圮器物書籍所謂亡之一者又百不存四三丁亥秋予服闋入都時弟紫坪亦之官吳興各携所常讀書以出一區之宅已易他姓僅留誅素齋六間堆積故籍至甲午秋八月十九日黃河決老壩口水灌入城吾家傍城西北隅尤低下堂室內水深五六尺許所存故書盡付波臣逾月遣急足取出則皆膠濕霉黝如煤如泥乃悉投之東流至是而先孟陽公舊本乃蕩然無隻字存可勝慨哉今年夏邸舍曬書兒姪彙錄書目閱之有感於心因舉往事告之即題其卷端

噎焚林而寶一枝竭澤而畜一鱗殆不堪回首矣

荆楂堂花間甲乙序

戊寅之春予客古沛城荒署冷野無青草丹陽荆子楂堂自江上來暇日出所著花間甲乙一編相示排纂精當前詳悉花譜而附以歷代之典實諸家之歌詞裁緝去取間別具手眼又皆手自抄録銀鈎鉄畫丹黄燦然可謂藝圃之平章羣卉之行祕書矣而復冠以所自為賦序諸文驚才艷筆絕類離倫如入波斯湖之肆遊帝王之宮珊瑚璘瑁木難火齊蒼梧文貝琅玕之珠五色雲母三珠之樹鮫綃蜀錦東絹西罽氷蠶之繭火浣之布鞢鞨如巨栗者莫不林立山積千態萬狀駭目怵心

而不能名其實而作者洋洋纚纚行所無事則又如鍜氏之鑄物大冶氏之範金荆揚所貢椽水所珍吡翯之器樂安之豆驪山之鏁鍾山之燭赤壓桂林之鐐錫華陽黑水之鏐鐵醯町扭揚無雷之銀若耶龍門碣石之銅赤而上青而下鳴於山涌於泉者無所不有無所不化噫可不謂沉博絶麗陸離光怪者歟楂堂負曠世才於書無不窺足跡半天下北遊燕趙南浮彭蠡過洞庭踰嶺渡瀘浸淫於山水之助生平著述裒然等身此固其一斑也予以羈栖泗上相見恨晚每酒闌燭跋展匣開椷儼坐我芙蓉之城萬花之谷而不知其身之猶在

荒洲澤國中也

陳北泉四書文稿序

歲壬寅予乞假返淮上北泉歿已逾期一哭於殯堂再哭於墓門其子汝猷一日持巨册盈尺皆北泉遺文乞為序會以紫坪新逝無好懷未之報也然已心諾之矣彈指五年至丙午春北泉從弟同春居都下將梓其兄制藝行世載申前請並出示國子先生常大怡庭所為序予讀之作而嘆曰怡庭之言盡之矣北泉一生親師取友興高而情深與其文之獨得深造四十年中忻戚離合之跡靡不在吾目而動吾心讀罷惆悵欷歔益不能已於言予自髫齡隨官居京師之日蓋多　先大夫

庭訓嚴肅不敢出戶外年逾冠未私交一友及乙丑由楚湘歸里門衢術不辨始出應童子試是時里門多高才生名噪一時都大醉精於三場帖括之業子史歷選閎之若不屑措意獨北泉博雅嗜古又喜為亂體詩及駢儷之文持論特與予合同時楊子益能宗浙東黃氏之學好為北宋蘇黃古詩頗不覊兩人者皆雅就予數年中聲氣漸廣文會之友亦漸衆而我三人嗜好特同又同居城南皆喜飲酒遂無日不聚故有城南三子之稱每酒酣嘑唶大言誕語俯視一切忽忽不知其樂也丁卯秋闈報罷益併力為詩長謠短歌日有酬倡老嫗

懸瘿小婢巨屐往往背古錦而遲詩筒季冬集胡賓南兄弟齋中文讌罷漏三下各散而予三人忽興發登北城由東而南叩紫霄宮門不開遂登唐程將軍知節墓箕踞其頂歌登高邱而望遠海其聲大而遠益能乂左右手指畫大河以南至大江以北山川起伏形勢一縱一横語不休老僕一人捉鐙卧草根僵凍欲死風過燭滅仰視月明萬里寒星吐芒大如斗搖搖欲墜寺林棲鶻啾啾驚怖盡翻巢側翅斜飛以去城狐水獸簌簌拍拍哀聲四起三人乃相與扶攜行歌直至宴花樓下歸予七録齋中共擁弊絮横一榻卧甫向晨各以手靧面

而歸其書館嗟乎疇昔之豪情勝致屈指不勝數如昨日事耳不數年間諸君子遂各登科仕宦遊歷四出於是聚散死生之感無歲無之至乙酉九月遭　先大夫大故同人悲慕不已奉木主於勺湖草堂歲時采蘋灌酒以志不忘迄于今又二十有餘年矣北泉初仕江西移廣西所至有循聲伉直不合於上官而口碑在民間予聞之桂林陳比部蘭森言最悉歸田後南北音問猶通令墓木殆拱矣益能亦于乙未卒于豐邑之廣文仕徐人思之今尚有讀其遺文而樂道其風節者嗟乎昔一年昆弟今日山邱遊者不留來日苦少予自去年中風

濕蹣跚窮步耳聾齒豁握西尋雙亦非復故吾矣春雪
初晴餘寒尚沍矮几披卷儼對故人覺執鞭之慕與掛
劍之悲茫茫交集凡卷中一評一注丹青烱烱皆昔年
風雨西窗含毫欲腐時情事然已如前因昔夢不可尋
究如飄風過耳野馬眩目不可捉搦墨燥紙盡擱筆惘
然為惝怳者久之雖然北泉考訂經史述作甚富謂是
一編者遂足盡其柢蘊乎哉

儲玉函館閣集序

風雅之道代各殊趨尊唐祖宋守一師之傳往往如方圓之不相入惟試帖一體千年以來宗尚無異則以程式有條格不能以私意別創門户爭奇說也然自兩科以詩取士士黄口髮未燥輒妃青配白塗澤風華爭鳴能詩識者或以為風雅憂何也蓋不求之源流正變而專視為弋獲名場之具則雖經義史料亦且揣合形似如巽巖制科題目之編昔人嘆為尊經而經亡者其弊正相等吾友玉函生陽羡風雅之邦江左稱文章閫者必首推儲氏玉函弱冠即以詩名大江南北所著緘

石齋前後各集如璆璜衡牙之音黼黻纂組之采鏗然而金和訟然而玉節其胚胎于先澤而醞釀于詩書卷軸者深也入翰林後應館課作試帖凡百餘篇則又斂才就法因物付形意窺于象先而神悟于言表昔彥和論文衷于隱秀士衡稱詩歸于麗則讀玉函此編殆有合焉近年改官考功吏事益繁劇而散衙手一編不置長吟短詠歲成一集蓋其性之所好而有不克自禁者予與玉函締交三世都下寓址尤相近過從頻數每同年文酒之會玉函必先至詩必先成座客傳觀或為之閣筆今將梓其試帖以應館閣先輩之求因相與論此

體非揣合形似者可偽爲讀者其繹三唐以來相傳不易之格而未可以妃青配白塗澤風華者遂謂盡試帖之能事也

駁案新編序

律一成而不易例因時以制宜讞獄之道盡於斯二者而已至情偽百變非三尺所能該則上比下比以協於中此歷年舊案亦用刑之圭臬也頃援引成案例禁綦嚴者誠恐移情附案矜深嚴以為聰明務姑息以惠奸愚致有覆盆漏網開奇請他比之端故大為之坊耳子逐隊西曹十年於茲仰見我

皇上如天好生化成久道部省大小庶獄悉陳

睿覽無微不周其中閱實矜疑一經

指示洞燭精微靡不權衡銖兩仁洽義昭合乎天經地

義愜乎人心之公好公惡而秋曹大小臣工恭承宸訓敬慎將事比事屬詞平反屢奏每駁一案定一例各出所見講明而切究之閒或剖敝要皆闡發律意例義之精微本經術而酌人情期孚乎中正平允而止昔漢時魏弱翁為相謂古今異制獨槪漢家故事取諸臣便宜章奏悉施行之因以大治則章奏之稱便宜者蓋即令所云絜者是也顏師古述漢時決事集為令甲三百餘篇意即令刑部成絜者是也他若陳忠之決事比應劭之春秋決事比歷代皆有其書然則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前事者後事之師詎不信歟全君秋濤偕同曹諸君

子取近年駁案彙輯成編予讀之數過見其博採廣収芟繁提要按門排纂具有手眼極案情之變而惟齊非齊抉律例之精而有倫有要斯其用意亦良深矣司牧者得是編而讀之即一案而通乎情法之準究心律令之源庶與以禮制刑以教祇德之微意肫然有合而非弟為引證比附之取資也

伊守軏太守督濬文渠圖序

歲乙巳江省舉計典吾淮太守伊公循績懋著膺上考外臺卓薦會南省蘊隆告災數郡艱食大吏懇留公綜理而調劑之越三年丁未復遵
特旨保勝監司之任乃入覲於灤河
仙莊適予扈蹕塞外得把晤於直廬退而出督濬文渠一圖見示予披覽之次不禁肅然敬惻然感也憶公下車以來江淮閭人述公之撫恤災黎開通大河汲防隄拯溺諸大政凡瀕海沿河之區雖蛟涎魚沫中躬親相度靡不有屐跡焉澤鴻溝鵠咸登衽席令之司牧出身

加民如公之視民事若己事積勞不勸歷久弥堅貌瘠
而民肥者殆未易屈指數此一圖者第紀郡城濬渠疏
淤之一節而履勘之確指眎之詳委任之得人與善後
之有法遂能立除數十百年堙塞潡溷之害而貽奕禩
清澈深通之利於是淮之士庶歡訢遊覽奔走於紅橋
淥浪間縝賡交作永勒貞珉而一時傳諸圖繪形諸詠
歌盈帙而未有已嗚呼士大夫存心于愛物於物必有
所濟為其事而無其功者誠未之有矧以賢太守本實
心行實政將欲措斯民於百世之安者即憶十年前與
公訂交於輦下聆其緒論即識其愛民如子之懷公春

秋與富早受

聖天子之知久歷要郡行見出任句宣而屏南屏節鉞

之寄更以大造於吾淮者敷錫於長淮之南北與大江

江之左右其猷為未有涯涘又豈吾郡之所得而私也

哉

送方冲寰序

甲申春二月直隸方制畢閤亭請送發需次官吾友方子冲寰以州佐與是選既

陛見行有日矣二三合志之士相與惜其才悲其遇若重有憾於茲行者予竊以為不然夫士夙之陋也豔科目之名薄民社之任及俯首就吏又僅持堅策肥以為榮奔走捷給以為工而不知親民之責之重且備嗚吁其可恠也已況今三輔薦饑三年於茲矣待哺者遍滿中流離者轉道左

聖天子蠲歳租發帑金明詔再三大吏存問俾無失所

今制軍之需員佐治固不啻為民請命之意而方子慊慨以行其亦讀書愛民之心有迫于懷抱不克自禁者耶古之備荒備于未荒之先今之捄荒捄于既荒之後朝廷蠲免之恩不患其不至而患有司之壅于告賑恤之典不患其不寬而患胥吏之也其胥誠使長民者視國事如家事視斯民如吾之子若弟則所以上其狀陳其情起之溝中而衽席之者必有規畫區置糾將調護之方而況素能稽古學道者乎方子負不世才踔厲風發于書無不覩不屑屑於章句訓詁之學處輦轂下不妄交勢利醉氣之場裘足跡入歌詩填詞落落自拊其

胸臆旁及篆籒八分刻劃繪彩之藝無不精使出其一技以合今之卿大夫其通顯固可立致而一旦屈志以就茲行吾甚重方子之所志者之遠絶於流俗也而又何憾且悲耶雖然行志者匹夫之義而憐才者卿相之心吾聞方子初就選王司馬白齋先生嘆息於朝以為失館閣之選是誠有古大臣之風而予同年友朱子榆園為經營車馬行李至周且備俾方子即日就道竊以為不愧古良友之誼是皆足以傳也因贈方子之行而並書之

秋颿倡和集序

天西風白露美人動刀尺之思南浦綠波才士多別離之賦況乎風塵澒洞客懷本拙人間烟水蒼茫鄉夢偏縈天末燕臺秋老思歸楚尾之山潞澤風高爭買吳娘之棹聽一聲欸乃客懷與江水同清歌兩字歸來詩思共秋雲俱淡爾其雲龍賦罷眼前多曠世之才金石盟堅塵外結忘年之契倡予和汝轉數見以彌鮮弔古懷人雖常言而亦妙蠟來雙屐行過李子臺邊酹滿一尊長嘯曾連城下杜陵老去池頭宜我輩吟詩李白長流樓上更何人縱酒以故懦染大筆題來西蜀之牋絡繹

長謡𠍗遍東膠之紙也且夫德水城邊處處歎蛟涎龍沫微山湖外家家愁鴈汉鷗波茅屋無存絶少橋頭之宅稻粱何處空牽岸上之船所由惻愴傷懷大有舂陵之感淒凉託詠聊同野老之哀而已若乃酒貫青州魚烹白小尊前多擊楫之歌枕上得扣舷之句對江山風月而入賦敲枰鬬茗之皆工談元而四座皆驚公真醉矣說鬼則一堂俱嘿姑妄言之是皆足觧彼幽憂以故得成兹卷帙也噫嘻計程逾月知吾曹之此聚原奇得句盈編歎諸公之賦才特妙裁來雪繭寧誇輞水之章寫向烏闌直壓松陵之集此日詞成幼婦聊題書畫之

舡他時唱遍伶人更畫於亭之壁

申拂珊京兆九秋倡和詩序

九秋未老黃葉飄風三徑猶存金英泣露憶屆授衣之節倏過落帽之辰對彼名葩啟茲良讌傾來鑿落相逢南國英多倚遍闌干背負東籬秋色訝新霜之乍點寒為花輕喜舊雨之重逢人如菊淡居然蘭渚何須絲竹之音恍入蘇門忽聽鳳鸞之響益酒徒河朔雖云接䍦于窮賓而詞客江南必藉扶輪于大雅麟毫獨染首出多名篇蠟炬高燒傳觀坐客愛之成癖雅多香草之思興到徧佳拈齣浣花之韻勉諸公以晚節此義堪箴摩遂思于家園遥情欲訴才真十倍爭吟白傳之篇紙貴一

時競和陶公之句積之盈篋彙以成函盧王之奇藻紛
飛皮陸之新詞競作撫斯卷也移我情焉夫九衢洞
門前則車馬如流十月蕭涼林外之青紅盡㯶乃載寒
而載擷倡爲將逞之遊信可詠而可謌、、、、
公言託興聊寄清娛我謂必傳定成佳話看此日詞成
幼婦寫遍烏絲知他時唱出伶人吟同白雪

新疆徵實錄序

歲甲戌予與椿園訂交於都門見其好讀書具明敏之才後歷官數省足跡半天下至丙申之冬自新疆旋補官比部適與予同曹朝夕共几研識牘餘暇輒縱談西域山川風土及沿革建置之顛末靡靡可聽如馬賓王之論事予偽其纂輯見聞彙為叢編上以備 國史之采擇次亦足補地志山經之遺軼未半載而椿園出一卷示予題曰西域瑣記予讀之見其考覈精詳序事徵實凡準回兩部之源流疆宇之交錯莫不互分瓜剖秩然不紊昔予在館局承修西域圖志及同文志二書於

兩部之疆索素所究心披閱之次益信其博洽賅備為
一代有用之書因謂椿園曰是瑣記云乎哉因改從今
名且夫崑崙析支丕叙於夏氏伏踶肅慎来享於周宗
莫不以道道九夷八蠻昭一統之聲教焉然而規模有
廣狹向化有淺深博綜駁之名者不可以語闢疆闢土
也存覊縻之志者不可以言懷德畏威也東西兩漢勤
遠畧創非常子長孟堅一代鉅手作為紀傳苐臚列國
之名述傳聞之迹其於疆域分合之剗沙磧里至之數
未詳一二焉即其搜求土物詫為異事葡萄天馬
苜蓿外無聞也自時厥後俗殊政異地醜德齊大業開

遐通乎且宋唐達西藏來及梵章自謂無前偉烈矣然

外不能革單于之名内不聞隸司空之籍入貢無定歲

駐鎮無重臣方冊所臚不皆實錄洪惟我

國朝版章式廓為從古所未有我

聖主天樞高絜地絡宏包武成大定以來關門以外闢

地三萬里北斗以北西澥之西鑿首綢髻凹睛突鼻之

侶莫不向風稽顙編名屬國于是定準部之版圖區回

城之疆界撫其衆庶駐以京員數千里星使往來耕屯

相望測晷影頒正朔通泉流同文字撈玉貢果食租衣

稅分年入覲開闢以來未有懾伏馴擾若此之甚也今

觀構圖所輯嘉峪毖關直屬戸庭之内安西置府咸登職方之書其在天山之北而西者自巴里坤烏魯木齊至伊犁數千里凡古之伊吾柳城高昌烏孫蠕蠕突厥之地已盡於此矣其在天山之南而西者自闢展庫車阿克蘇烏什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所謂城廓三十六國如車師焉耆龜兹温宿疏勒莎車于闐凡在天山之南南山之北葱嶺之東者地已盡於此矣至於西部之外則有左右哈薩克居準之西北東西布魯特居回之西北大小數十國無不星羅棊布四至八到愛曼戈壁聚米可數而考鏡原委誌其風土出產俾讀者一展卷

瞭然如在掌上信乎為卓然不朽之作而
國家功德之隆聲教之訖亦因是而可識其概矣

刑部題名序

曩閱徐健菴憺園集載刑部題名碑記前後二首愛其文因考其時爲司寇之任者每以不克舉其姓氏爲憾及予爲比部郎訪問是碑擬剔殆遍終不可得及詢之老輩始知健菴當年以兄弟先後掌禁紀其遭遇之隆止以意撰爲碑文刊入集中實未嘗討論其人勒之於石也因思補爲題名錄積年以來隨所披覽偶有所見輙爲掌識久之遂成巨帙今歲在丁未扈從灤河直廬多暇重加纂輯按年排比自順治元年至乾隆五十二年挨次遞錄遂成此編披覽一過覺

聖代西曹文獻班班可考匪第前事可師抑亦以人為

鑑惟是百數十年之久其人之科貫歷官記載未備尚

有待博雅者之增訂云

韓侯釣臺記

昔者飛熊入夢而周興鷹揚之績烈千古焉漢之韓侯即周之尚父也乃釣臺遺蹟亦幾與磻溪並峙寒流片石其竟王侯將相階乎夫自漢初以迄今日代不知幾更矣欲求昔時之故宮陵寢渺然無復存者而斯臺也顧猶得於荒烟斷塹之濱浮沉出沒若呼王孫而嗚焉嗚呼夫豈臺之為歟抑其流風梗槩固自有不朽於驚人壯士之心者而不係乎臺之存亡歟方侯潛踪釣侶朝夕不能自給豎子出而侮之偶用於楚而又碌碌無以自展當斯時也其亦窮矣乃自歸身真主而沉慮

深謀氣壓一世三齊下羣雄掃呼吸風雷㷔爍日月遂使強項三戶之基一朝澌滅而炎劉四百之祚垂手而定之可不謂奇才者耶獨奈何功成事殫而借釁假王始以雲夢繼以鐘室英雄百戰之身卒斃於殘婦人之手回首釣游之處竟與黃犬東門華亭鶴唳同腐心焉漢之酧恩不忍言也彼赤松高蹈其亦早見之矣佚何相待之深乎悲哉夫以手提三尺之英主而望其如十三載觀兵之武王列土封功無嫌無疑此誠萬不得之數矣覽是臺也吾惜當日之竿頭未進也

巴縣義塚記

古者漏澤之制所以集枯藏朽惆揞骸免暴露也禮孟春之月掩骼薶胔宋元豐間陳向以朝官為開封使者作官地瘞無主骸骨八萬餘具每三千為一坎環以溝洫什伍其坎而圖表之盖仁人君子之用心與育嬰養濟諸制並垂令典重慶為全蜀要衝三江環流一大都會士客流寓與夫商賈貿遷類皆捐鄉井千萬里羈旅于茲土其生也以客為家其死也遂稾瘞焉淫雨霏霏峽流湍瀉軀骸所積隨波而去或炎曦蒸炙曝于城隅目不忍睹行道者心惻也乾隆三年戊午代州郎公植

巴縣任嘆旅骨無歸爰就城東大佛寺旁擇地一區創立義塚為垣為墉為塍為隧區以別焉其不能収者並置楷分瘞之既而郡紳士龍君張君等向義樂輸同為信施積至七千餘金為置公田如干畝建堂室如干所歲給工役畚鍤以掘拾四方之不藏若殯祭王公奕鴻顏其堂曰體仁甚盛舉也公子昢心予同西曹數年矣今適春

使經過其地訪詢父老知後人奉行弗墜制日益廣澤日益溥是不獨公之良法美意藉以不朽而紳士之好行其德久而益虔足徵此邦風尚之淳而足為斯世則

儆者亚未有艾畊心星驛載馳歸来告予並属為記先
人之患政並以告後之莅是土居是鄉者相引勿替云

普濟堂老婦院碑記

國家惠愛黎元休養生息無微不至輦轂之下地大物博容民蕃衆尤非直省可比無告之民往往奔赴以慶更生五城招徠安插亦既各遂其性復于廣寧門外特設普濟堂歲支帑項千金米三百石為貧病老民饘粥之需其所以養所欲而給所求者至周且備乾隆四十年大司寇光山胡公奉
旨管理京尹增葺館垣經畫章程百務具舉復念哀病老婦不獲依棲未免向隅因即堂後舊址重為建房間為老婦院又計每歲薪米帛棉之費甚鉅無所出

躬自首倡輸金及公卿大夫之好義者前後積至四千金飭交究平令取息爲歲用蓋五年于茲矣今之鶴髮婆娑纍布而曝日者皆昔之望門而裹足者也今年予復承

天子命攝尹事過其地悉其顛末是不可以無紀也爰勒碑以告後之君子俾知其由來而歲入歲出之計亦用以有所稽焉夫前事者後事之師創之難而守之匪易其何以俾前功之不隳而後効之克繼尤不能不殷望于賢有司矣

重修光山縣節孝祠記

乾隆四十二年歲丁酉邑侯山陰胡君莅光山甫下車諮詢閭閻疾苦與民更新次第興除父老頌聲予既耳熟聞之光之節孝祠失修近百年矣頹敝日甚地亦湫隘侯將謀所以鼎新而廣拓之閱二年己亥則已增購隣之隙地廓而大之重門疊道為堂為室為廊為廡為垣墉為庖廚為奔奠之位為守祠之舍鉅細畢彰煥然改觀何其整以備也既落成乃以札並繪為圖緘致都下丐予文以記事予惟劉子政傳列女如曹如蔡不專以節著劉知幾譏范蔚宗傳列女不當以才重先儒譏

之而近代學者則又以列女非烈女專書節烈一門為失史意予竊以為不然女子德言容工惟德為重學與才皆非所急夫忠孝本也文章末也士大夫之不朽者亦在此不在彼又何論閨以內乎善夫李延壽之言曰婦人主織紝中饋之事德以柔順為先乃舉其中庸未臻其極惟貞操峻節志不可奪斯無以尚豈不諒哉然則節孝者誠婦人之至行列女之上德矧其中有仰事俯畜以一身承先啓後擕綱常倫紀之重且大有烈丈夫所不能為者而謂風世勵俗之道不即于是而寓歟

我

國家崇寵行表幽貞嚴旌節孝上自國史下逮郡邑志
廣采博收不稍遺于荒陬僻壤碩青史策之彤管書之
猶恐未家喻戶曉惟專祠之設其人則近在里巷其事
則昭著見聞而褒獎錫以
絲綸春秋隆其俎豆其揚幽光于既往維名教于方來
者尤大彰明較著記所謂生而有德歿而祀于社者節
孝一祠寵與鄉賢並重侯治光以來教化大洽茲之捐俸
重修匪徒肅祀典安貞魂且俾此邦人士瞻棟宇而念
松筠女有士行德乃維馨克勵節于冰霜自爭光于日
月鬚眉丈夫亦將感慨奮興各修其孝弟忠信之德其

于人心風俗豈曰小補之哉光州居南北之中風尚淳厚士女咸務質行予既景仰幽芳而又樂賢侯之振作風勸于不勸也于是乎書

重修內城中街關廟記

關廟祀徧中外凡都會郡邑暨村墟井里之聚落以至名山巨川殊方遐島鳥言卉服之荒且遠靡不崇構雕宮以祀春秋以享伏臘重趼累繭影赴響臻者蓋二十餘年於茲矣我

朝徧禮羣望懷柔百神尤於　神有加禮追封三代隆及所自出今

皇帝尊禮靈祇以　神謚未合易名曰忠義用闡幽光復於封號增靈佑字載在祀典伊古以來禋祀烜赫者

宣聖外惟神爲最盛京師輦轂之下廟數百區中街一

廟俶自前明攷舊碑稱其壯麗宏偉又稱木像能屈伸乘馬不隨自遼徙來初祀於民舍一日汗流被面拭之不止有居民金姓節夜夢神恍惚若有所指因即其地建廟移像供其中故額曰顯聖距今凡二百年乾隆癸卯玉觀察德卜居於是方瞻禮之餘見丹青剝落榱棟傾欹鳥鼠之莫禁而茂草之不除也怵然動于中爰加重葺塗墍黝堊閱五月而告成夫神之安於廟猶人之庇於宅也士民各有室廬不惜拮据以免飄搖即閭黨里巷之疎逖風雨不蔽者方將共謀為一椽之蔭情有所難恝即義有所難諉而況呵護一方沐和甘而安作

息霓旌玉節爲明神所陟降而且近在尺咫之間者哉
則玆舉也誠甚盛事工既訖觀察將勒碑以記而屬予
爲文其又何敢辭至　神之取義成仁氣塞天地功在
社稷烈烈炳幽明則述不勝述且人具能道之固無俟予
之贅言也是爲記

重修明楊椒山先生故宅碑記

京城宣武門外渣子橋西松筠菴故明贈太常少卿容城楊椒山先生官兵部時故宅也公之大節彪炳史策容城既有專祠清苑白溝皆立廟像惟此故宅獨以菴名何也傳聞公身後士林重公名義購其故宅建為祠春秋祀之公建之祠無常上招僧住持供灑掃之役緇流萃處松筠名菴由來舊矣昔京師立都城隍廟凡直省城隍神主分列兩廡不知何年士庶乃以諸城隍神主列置公神座左右而好事者據稱公為都城隍神迎像換木結會立碑喧傳百數十年不知其說之自起既

而舜然迄今僧已屢易廟亦漸圮按

國家令典城隍之神與風雲雷雨山川同列通祀公之

正氣丹心炳於星日聰明正直沒而為神於理固當即

祀為城隍亦歿而祭社之義然典禮無徵君子弗道且

公之精靈自在千古初不以此見奇惟久廢之後傾頹

日甚奸僧盜鬻后寮毀售材埴殿宇僅存柱礎脫落瓦

礫毛角蕪穢不除士大夫過從其間相與慨然傷之乾

隆四十九年夏楊侍御培山巡視西城李侍御春熊措

察街道廉訪匪僧治以法更名老成住持而同時官於

朝者倡義重修故宅於是新廟貌整群房膳復西院復

倣清苑祠敬錄我

朝

御製碑文揭于楹端上以妥神下以滿衆立為條約歲推司事京官二人綱紀之於是松筠菴恢擴舊式煥著新觀經始於乾隆五十年乙巳之春落成於五十一年丙午之夏宗丞曹慕堂先生實始倡義經理其事以余曾始終周旋其間俾為文以記余按昔賢祠宇起於後人追慕而建者必擇地而施令茲故宅則公生前所常居處緬想若型於斯尤切嘗讀公年譜嘉靖二十六年丁未年三十二歲成進士除授南京吏部主事越四年

辛亥擢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旋以諫阻馬市廷杖謫過
壬子冬復遷至武選司癸丑即以劾嚴嵩下獄是前後
居斯宅者僅一載如傳舍耳而至今人心翕然相與愛
護保持不忍暫毀蓋公之靈爽日在天地雖烟雲草木
一宿蓬廬猶將繫人之思於無窮矧其退食休憩之所
曾栖香而修諫草者耶夫自明嘉靖至今僅二百年興
廢不常已如是茲之所興詎必久遠不復頹敗然高山
景行人有同心即今重修集事之不約而同越三年而
鄭重如初則他日以時修葺引之勿替者又寧有異焉
因記其顛末勒諸貞珉以覆同事之請並告後之君子

一錢莊續置新田記

歲丁未之冬馬君貢園李君璞安以雨庠灑掃會項公用之外歲有所積畜萃餘金續置新田一區坐落城東之鄉計田　頃　畝歲收租稻　百　十石素稱膏腴之壤旱潦無傷既與諸同事謀古立券役繳書至京師告予屬為之記予惟斯會也自　先大夫創議以來僅同一簣之覆歷經同鄉好義之士奉行無斁鄭重其事至丁酉歲特置一錢莊于城東歲修不匱廟貌常新迄今又閱十五年復得續置此田向非諸君子精心合志任勞任怨而持之以恒久不變之力曷克臻此每

南中士大夫渡淮北來者咸稱吾郡風醇俗美士人讀書敦品急公義而重氣節目覩兩庠輪奐爍然常新旁及祭器樂舞次第修明大備其所以安

先聖先賢之靈而振勵學校諸生之氣者靡不具舉嗚呼可不謂盛烈歟往者大河以南大江以北兩賜偶懲惰農頑佃每藉口歲祲盗匿田租致地主所入恒不及額吾鄉郡邑守土者多大賢深悉其弊嚴勘得實力禁澆風勸懲互施以故主佃歡然户有蓋藏久而大變其舊染之習矧一錢莊尤爲腴產逼近城闉數十年來無墝石之虧者蓋仰荷當事循良之惠而核實彰癉之道

得也抑又聞之比年以來漕督毓公以元勳之世胄籌七省之軍儲任重務繁猶以其暇日偕太守伊公屏騶從携文士遍覽郡城之風脉履畝而相其高下方舟以測其淺深濬文渠以環繞書院通水關以迅達市河上導其本源而下暢其尾閭俾數十百年淤澱閉塞之害一旦而廓清之于是青青子衿蒼髮黃髫之侶羣遊覽于紅橋綠浪之濱歌詠太平之風日自今以往將以埶斯民于袵席之安而肇諸生以風雲之會予老矣既得拭目而觀德化之成而灑掃之役又得藉良友之勞績以告無罪于 先人寧非予之厚幸也乎